

後村集卷之三十

啟

謝王侍郎舉所知

與人之壹為前古之美談舉爾所知本聖門之餘論  
俯循微分仰媿盛心伏念某生而嗜書愚不解事無  
寸長之著見有少作之流傳粵從脫干戈瘴癘以來  
已掃空章句文字之習瘦妻僵穉子仆嗟井臼之長  
勤明主棄故人踈捨山林而為往未能決裂尚爾低  
回竊嘗佩豈弟君子之言不敢犯聚斂盜臣之戒猶  
以浮華之故動為禮法所難容在撫髭罪當犁古平

生舊友至此著嵇康之書一時諸公鮮不畏劉與之  
臚曾謂十連之制間尚憐二紀之登門取之於人棄  
之餘察之於衆思之內聲銷響絕久矣濶既心肯命  
通有茲奇特茲蓋伏遇某官三朝耆哲一代名臣凡  
當世人材皆寶之如明珠拱壁矧平時賓客忍棄之  
如土梗弁髦片語寵嘉終身榮耀某敢不深藏篋衍  
永示雲來作公老門生於焉無憾為佛大弟子何以  
報恩

上鄭給事

飛龍夾日瞻翊戴之元功候蠱鳴秋赦啁啾之小過

遂使窮鄉之素士獲為聖世之全人歆剖危衷先橫  
感涕伏念某弓箕舊族鉛槧腐生鄉曲指以為杜門  
省事之人天下知其無病風妄罵之疾呻吟紙上類  
裘氏之遺音流落人間多子雲之少作中年以後一  
字亦無憂患侵凌精華消竭猶以虛名之傳布遂為  
好事者中傷實則詠桃乃曰含譏於燕麥偶然題檜  
遂云寓意於蟄龍語播市朝命縣刀几幾置烏臺之  
對誰明奏邸之冤左右莫為之先容大夫皆言其可  
殺側聞瑣闥密啟廟堂謂六義之中豈不主文而譎  
諫三代之世至以王官而采詩况親逢舜臯賡載之

辰奚忍用秦漢誹謗之律復禍機於垂發聖譏說而不行向非有長者之言寧免入狂生之目事關國體義激儒流茲蓋伏遇某官學貫天人名垂宇宙其盤舊學風雲慶會之方新姬公太平旦暮立談之可致推廣朝廷之忠厚保全士子之孤危某敢不掃去驕榮歛歸平實夕秀朝華之喻深悟昨非霜降水涸之餘庶觀晚節持茲報德或者無慙

謝程內翰舉所知

長官上印賦茅屋之歸來大尹露章借玉堂之潤色孤生易感一府皆驚竊以有社稷有人民誰可繼由

求之後談文章談政事難乎於歐蔡之前自非達才成德之流曷稱宗工鉅儒之選如某者讀書甚少閱理未多少慕晉人幾以清談而廢事晚為漢吏稍於世務以經心當彼要衝試其迂闊每欲任牧芻之責不敢求蠶銳之名然而素短實材徒持空意動煩剖決深慙使無訟之言尚費關防未至不忍欺之地塵埃滿面筆硯絕交推謝有嘲和陶無句詎意北門之學士來為東道之主人喜魯山為予之歌幾仲尼莞爾之笑聞我田疇誨我子弟斯言或恐有之愛若父母畏若神明何德可以堪此而况以庸庸為平正以

後村集 卷三十一  
憤憤為精明以謏聞淺見為淹深以累句蕪辭為贍蔚姓名達于主相聲價重乎友朋夫何一介之微遂占四科之二登龍門為御快哉極士子之榮謂麟史無褒昧者疑春秋之過漁樵相賀里巷傳誇茲蓋恭遇某官力扶皇綱手揭文柄陸贄唐家之內相尤有功再造之初嚴光漢祖之故人不肯作三公而去雖建雙旌而出牧未忘夾袋之儲材信先生之能言疑孺子之可教俾居未至不待先容某揣分亡堪受恩罔極上封禪之書奏游獵之賦愧鄙拙之少文耕寬閑之野釣寂寞之鄉願優游而卒業

除潮倅謝丞相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頂踵悉蒙恩於吾相絲毫不假力於他人恭惟元台大布公道雖治邊防治水利並收二世之才然為孝子為忠臣各遂匹夫之志輒陳情而力請荷宰物之曲成伏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宦興公建議深疑大舉之非徐庶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因退食祝融之祿尋起從桂管之招遂離選坑忝有民社適居孔道寧免遊士過客謗傷之談每見孝農具言聖君賢相安靜之意屬者滿葵丘之成法當掃光範之門顧內無

菜妻中歲抱斷斷絃之痛矧上有陶母暮年須扇枕  
之人自憐薄命之屯喻發大鈞之問空函朝達除目夕  
頒非大君有哀窮悼屈之心則孤士無超資越格之  
理山川清淑想韓木之猶存驛路坦夷覺潘輿之可  
往族戚喜官期之近交游夸廩入之優始慮楚人之  
亡方俄報塞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芥命輕茲蓋伏  
遇某官夾日元臣擎天老手處伊尹周公未嘗處之  
事力量有餘為趙普韓琦不能為之功聲色弗動廣  
搜羅於夾袋尤軫念於綈袍謂先人忝更化之都司  
而賤息亦翹材之末至因其懇請寵以便安某再世  
銜知三生圖報一藝者庸小善者錄豈不希大造之  
甄陶終養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

謝臺諫

服勞試邑偶逃曠敗之誅需次佐州俯遂便安之請  
出命雖煩於廊廟感恩端在於門墻竊以富貴非力  
之可求命義終身之大戒由結纓參侍膝均有君親  
之心尊叱馭陽回車各行臣子之志甫丹忱之上達  
俄洪造之曲成伏念某忝出世家素無科第半生任  
宦耳為俗吏之歸當世品題不在名流之目屬者冒  
社稷人民之寄在舟車冠蓋之衝紛積毀之叢身猶

群矢之集的人方搖撼公獨保全諸豪覺烏府之主盟畧無撓政當路因龍門之薦引相繼露章迨解印而來歸復移書而稱獎勉之以佛祖出世之事告之以主相急才之秋豈不激昂庶幾遇合實以阿斐衰病詎堪白髮之倚門德曜淪亡未有青山而埋骨友哺之意既切陳情之詞亦哀朝奏空函夕殞除日向來韓木摩挲驚歲月之深他日潘輿往返無風濤之恐由言路推揚之有素故化鈞陶鑄而不疑施重丘山命輕絲髮茲蓋伏遇某官學傳本統識造幾微鐵面霜威扶綱常之大義金聲玉振續性命之微言雖當趨赴事功之時不廢維持名教之意因其有請許以便私某百口銜恩三生圖報受髮膚身體固宜養志於暮年死城郭封疆尚欲移忠於異日

除仙都觀謝丞相

雜端論罪已寬饕餮之刑君相原情復賦支離之粟饑腸雷止感涕雨流伏念某頃緣宰邑之勞忝待佐州之次忽遭重劾枚數平生九流傳達耳目之司皆深切中肺肝之隱杯鐺敗德忘父師典訓之言筆墨勸淫為名教罪人之首而又忽彼風愆之戒麗於宮墨之誅苟爾心之無瑕奚此言之至我初傳白簡慈

親動餉鮓之疑還著青袍幼女泣佩魚之去惟列聖  
至仁而立國况大臣內恕以及人居常念孤危之蹤  
弗忍加疑似之戮昔斐豹最為賤隸不忘力洗於丹  
書龜蒙自號散人殊匪名書於黃敕今也漸輕刑寺  
之籍狠備祠官之負公朝惻然無終身永棄之心天  
下知其有改過自新之路佩并包之大德懷若撻之  
深羞茲蓋伏遇某官巍乎立伊周之功魁然有韓富  
之量謂風憲若雷霆之於物寧無擊搏之威而廟堂  
體天地以為心常主蒞生之德遂指閑廩俾奉高堂  
某敢不銜戢陶鎔精勤香火祝南山之萬壽用此酬

思陳泰階之六符自傷無路

謝臺諫

抨彈罪大宜不齒於搢紳扶拭恩深俾棲心於香火  
驚魂返幹感涕沾衿伏念某甫脫宇民躡求丞郡惟  
不安於愚分遂自速於危機每平心誦擢髮之文無  
一字非切身之過父生師教下愚至老而不移詩癖  
酒狂二罪同時而俱發而又負渙渙涉溱之謗有孽  
孽為跖之疑殆喪心之使然雖噬臍而何及返書而  
卻珥鄭慈親詰教令之違繞腰而覓銀魚癡女恠服  
章之異厥今夔龍接武麟鳳來游獨憐薄命之書生



自錮此身於聖世敢圖當國尚許奉祠憫杜陵之瘦  
生恐曼倩之饑死一尊二簋本無厚饗之心十束三  
鍾頓解絕糧之厄由門館嘗品題於一語故廟堂合  
毀譽而並觀茲蓋伏遇某官歛藏肅殺之霜威導達  
簇生之陽德每力扶公議憂國家元氣之深謂求備  
一夫恐天下全人之少遂令瑕玷亦忝陶鎔某敢不  
稽首熏修苦心刻厲濯清泉坐茂樹敢放逸以求安  
臨深淵履薄冰當戰兢而至死苟無稔惡或可酬恩

除吉倅謝丞相

送窮無路遂至籲天起廢佐州且為擇地光生里巷

恩出廟堂竊以薄命者書生之常樂盲者大臣之責  
當杜韓兩公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蘓尹二子之冤  
皆終身而莫雪若夫舊愆未掩新獎已加納之於春  
育海涵之中收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公此舉前哲  
所難伏念某少也不羈長而無述侍察父愆兄之側  
非不漸濡暮善人君子之名亦思矯揉終以操修未  
至毀譽莫調身文落於江湖謗常喧於朝市賢者不  
與品量為浮薄之歸文人相輕倚摭及語言之未允  
此皆童蒙之過夫積而為老大之悔尤屏窮巷者五  
暮食叢祠者再考獨念吾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



其水其丘詎忍忘懷於斯世望翹材而稽首憑筦記  
以陳情負郭無田所仰給者代耕之祿小人有母宜  
見憐於孝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下走之姓  
名難記敢圖英晤曲軫沉淪噓谷底之寒夢回筆端  
之春意昔投閑置散已行白簡之言今悔過知非復  
畀青氈之舊寵以治中之近次處之江右之名州捧  
除日以兢榮拊孤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勛藏盟  
府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人材無菅蒯之  
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倫尚恐逸遺開使過使  
愚之路終慙玷缺倍費陶鎔某敢不永戴洪私益堅  
素守仕澹庵誠齋之里所願服膺誦清渭南山之詩  
未忘回首

代上西山

簞土虧功懼吾山之中止瓣香回嚮冀彼岸之先登  
輒剖丹忱仰干清裁切謂賢能之才不次而舉豪傑  
之士無待猶興若乃夫尋常中庸之流鮮不蒙父兄  
家世之力坡僊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交山谷之譽  
少章亦以太虛之故何況我公之念舊過於前輩之  
用心妄希推轂之言庶中投機之會伏念某少也不  
力長而無聞緒業失傳已負析薪之愧旨且不繼因

御批 卷三  
為捧檄之行交公車者四章書官簿者七考適逢大  
尹來撫舊邦觀陶公運甓之風每思勤恪暮清獻携  
琴之事愈自潔修雖無補於凝香頗盡心於叢棘久  
欲露曲成之禱恐自干躁進之誅然而萱堂年事之  
高光陰難玩金閨歲引之迫機括易差非敢與並游  
英俊而爭先庶幾以故人穉弟而見錄仲尼華衮儻  
無一字之過褒萊子班衣將以何辭而歸白伏惟某  
官先朝遺直當世偉人其處負泰山北斗之名其出  
為靈芝醴泉之瑞畢公勤小物尤於民事以究心武  
侯集衆思不以己長而矜物故雖蒙陋亦覲作成某

齊板修詞怔營俟命互鄉闕黨固嘗並進於聖門東  
里西華或者見哀於先友

代謝西山

夕呼五白恐不成盧朝奏一封特為合穎寵綏攸逮  
捧戴曷勝竊謂天下不能皆絕類離倫之材君子未  
嘗持求全責備之論顓蒙者可訓諸理木訥者乃近  
於仁高柴愚而游夫子之門杜微賸而為孔明之吏  
觀人物抑揚之際見聖賢權度之平於惟今公復彼  
古道伏念某幸因微宦獲事大賢砭藥雖勤莫羨醢  
雞之覆轡銜甚緩猶慙跛鼈之遲况膺門一世之共

趨而儉府群材之所萃或從容於諷議或馳騫於事  
功自顧抱虛誰為借重追惟先子同持橐於禁中爰  
及伯兄素執經於席下豈能令公之喜怒不忍於汝  
而瑕疵謂其備肘腋之使令久矣見肺肝之底蘊雖  
塵埃滿面詎堪置冰壺玉衡之傍然清白傳家決不  
犯惡木盜泉之戒因垂成之機會假溢美之寵褒茲  
蓋伏遇某官忠貫神明志安社稷立身如嚴霜烈日  
之凜接物則光風霽月之和諸弟子皆及門共仰範  
模之妙一衆生未成佛必施津筏之功遂使寒蹤亦  
叨歲引某敢不深惟提獎益自奮強大而盡節於君

親小則宣勞於民社礪礪落落若行日月縱莫能展  
丈夫之雄戰戰兢兢如履淵冰誓不敢畔先賢之訓

賀鄭丞相

播告辨朝廷登端揆上收威柄大黜陟於群工內出  
制麻首褒崇於舊學明良胥會今古罕逢竊以自昔  
爰立之人必有具瞻之望元祐相文正之日都人莫  
不聚觀紹興拜忠簡之初朝士至於相慶亦既下孚  
於衆志灼知上格於天心惟時偉人克配前哲恭惟  
某官氣鍾天地之和粹學造聖賢之精微調護初潛  
本綺季園公之力訏謨大事兼元齡如晦之長雖居

廟堂之高不以名位為樂門有薦賢之桃李庭無謁  
事之苟苴退然肖儒生之癯莢而為仁者之勇方政  
由博陸獨魏相恥於苟同及廷議蔡師惟裴度聲其  
當討海內想其風采陛下倚以腹心久矣意屬於明  
公知其才任於宰相韓富而後久無君子之經綸伊  
筦以來復見師臣之遇合既得君而行政首下詔以  
戰貪使郡國承流宣化之臣知朝廷貴德賤貨之意  
卿士相戒無常舞以酣歌勲貴聞風亦減騶而徹樂  
九前日大弊極壞之政與當世自重難合之人圖回  
一新號召四出起陸贄陽城於散地任羊祜陸遜於  
方隅捐橫斂以寬繭絲之民選良吏以熄薶滿之盜  
用我朞月見仲尼變魯之功以王萬年懋公旦佐周  
之業某幼耽章句壯喜功名檟草雖工不療義山之  
厄桃花作祟能令夢得之窮憶昨飛語見侵禍機垂  
爨彼方一網牽聯奏印之飲賓公以片言消釋烏臺  
之詩案蓋頂踵已歸於陶冶特姓名未徹於欽翹茲  
聆英衮之告廷嘉與老農而擊壤愧無傑思可賡頌  
聖德之詩不謂殘年復有見太平之日

除匠簿福建叅議謝西山

羅之幕下已慙羔鴈之持招寘彼周行詎意熊魚之

兼得由薦語踰千鈞之重故除書超數級而升恩大  
難酬人微弗稱竊以觀其為主古者格言問所從誰  
士之大節持國就并州之辟專以富公瑞叔為中山  
之游蓋依坡老豈泛蓮之云爾有擇木之義烏如某  
粵自童蒙獲親師匠每敬仰行已立朝之名節亦預  
聞著書講學之指歸富貴在天豈必覬覦於分外貧  
賤玉汝未嘗墮穫於胷中久無干子公之書頗有廣  
離騷之作屬者冰山凍解寒谷暖回際統府之初開  
念監州之遠役特達剡公車之奏殷勤移光範之書  
致石與溫首述烏公之求士以連易播次言禹錫之

有親其忠厚足以盡師友之情其誠至足以動君相  
之聽疊茲二命賁此一寒然而髦士乃朝廷之清流  
元僚號幕府之高選聽鈞天之樂疑夢境之恍然參  
劍外之謀覺晚涂之榮甚而况無簿書之業委有祿  
米之優游曩嗟弗給於一瓢茲幸可營於三釜不圖  
今日遂獲補南陔之詩豈無他人未若作西山之客  
茲蓋伏遇某官循循而善誘休休而有容始終集大  
成固已備聖智之事參署至十反猶樂聞忠益之言  
宜得孝直幼宰之流俾居郅生枚叟之右孰云上介  
誤采諸生某取數過多受恩罔極登山置酒固難陪

後村集 卷三十一  
叔子之風流載筆勒碑或可紀晉公之勲業

謝丞相

趣裝就道方趨君命之嚴有列于朝兼領軍諮之任  
恩歸廊廟喜動庭闈伏念某忝出故家嘗從薄宦少  
日妄希於節士中年遠避於戈人余處幽篁分此生  
之永棄烏得諼草聊暇日以忘憂雖絕望於華塗猶  
死守於善道屬者冰山摧而杲日出沙堤築而台星  
明交壁帛於道塗委弓旌於巖穴有盍歸之二老無  
難致之兩生病客夢回初聽鈞天之奏纍臣魂斷忽  
有脩門之招未呈身於政事之堂先策名於表著之

地而况福莆壤接參佐祿優禹錫母子可以俱行尚  
平婚嫁可以漸畢惟昔脫烏臺之禍盡出生成矧今  
辱黃閣之知不由紹介受恩罔極取數過多茲蓋伏  
遇某官獨秉國鈞載調化瑟樂克得政善人咸願其  
有為楊綰當朝天下云胡而不喜已並致臺萊之彥  
猶不遺管蒯之材某稽首鈞陶委身块北成書無日  
空嗟太史之滯留懷贄有年終望周公之吐握

謝兩叅政

君命有嚴方趣中都之役王官甚寵仍參外閫之謀  
喜動庭闈恩歸廊廟伏念某粗知理亂亦喜功名少



嘗干世以希榮晚乃入山而避謗我辰安在原性命  
以自傷而月斯征惜歲年之將晚匪曰守匹夫之志  
庶幾固君子之窮此者杲日出而蒙氣收震雷奮而  
蟄戶啟首以鈞樞之柄屬之鴻碩之儒汎掃朝廷無  
苞苴之成市訪求巖穴有壁帛之載涂曾是沉淪亦  
還記憶齒八士歸周之數招三閭去郢之魂未詢事  
而考言已即家而拜爵內贊工垂之職外參卻縠之  
謀長樂鼓鐘恍然初聽郟城棋枰老矣復聞遂反哺  
之私情享素餐之厚祿並收髦士固知國論之至公  
驟得美官尚恐物情之未允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

鉅輔贊功深進一賢人皆云裴垍之薦引行一善政  
必曰萊公之建明已並育於菁莪猶不遺於葑菲某  
委身陶冶稽首欽翹三釜及親所願伸孝子之志一  
飯報德安敢忘大臣之知

謝洪中書舉自代

告夔

訪梅東閣嘗陪庾幙之游起草西垣忽有虞廷之遜  
惟公此舉非僕所堪竊以斯文之衰至於今日而極  
規規制朴類慙作者之風寂寂薇花未識舍人之樣  
方天子屬絲綸於閣下而國人觀衮斧於筆端豈無  
宜為誥之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少狂自喜晚



悔莫追謗訾之言盈廷權貴之嗔如屋雪霜貿貿於  
麥茂以何傷風雨淒淒獨鷄鳴而不已偶際清明之  
始稍收留落之餘頃隨出塞之旌旗獲侍平屯之樽  
俎慕顏淵之附驥寧不思齊歎老子之猶龍居然難  
企而况有累年之離索無一字之干摩王陽在位貢  
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禪讓為侖子產潤色詎容  
拙者之措辭謂嘗摘艷以熏香欲使運斤而代斲任  
章初上傳說皆驚太白眼高固已掃空於海內浩然  
肩聳若為携入於禁中徒感盛心恐孤精鑒茲蓋伏  
遇某官金聲而玉振地負而海涵扶綱常於寶慶之  
日知寒松之後凋

謝余中書舉自代

鑄

奏篇判忠佞於端平之諫帝脩名姱節惟斗南之一  
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進力吹送  
於明時而其學既荒蕪材尤衰落惟勉平生之大節  
妄希執事之餘風非復少年啟夕秀於未振庶幾它  
日知寒松之後凋

塞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夔龍之遜  
憐才至矣量已缺然共惟三字之除榮於一佛之出  
本朝有大詔令聿新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  
洗斯文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

擬非其倫或得以謙伏念某孽從少日辱在下風邊地苦寒共被聽蕪城之柝江風甚惡聯鞍登瓜步之舟始欣鵬鷗之偶同俄歎龍猪之相遠我生白木鏡已為農圃之歸卽對紫薇花真有仙凡之隔况記室父踈於書札乃公車忽上其姓名豈嘗就梓匠之規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羽東里子產仰辭令之獨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必才名之相呼乃若蹇蹄非汗血之駿宿瘤異捧心之妍雖欽濟濟之風實抱空空之愧茲蓋伏遇某官文根義理學沂本原謀國事瞭若著龜愛人材過於珠璧謂拔茅而進適君子之道身儻伐木不歌恐友朋之義缺因同袍之一念借華袞之片言而某舊聞既荒新意絕少立馬揮制難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顯名徒有平生之壯志

除宗簿謝丞相

奉親還里自牋烏哺之私被命造朝俾綴鸞行之末奔馳就列俯仰懷慙竊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會通絕少范歐興慶曆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致元祐之諸賢偶見遺於無已况如晚輩敢望前脩伏念某學荒于嬉年運而往書無成而劍又去悼少日之狂圖道不脩而文有名犯昔人之深忌頃懲飛

語盡掃空言時於斷簡以研尋稍見高賢之旨趣爰  
令伯陳情之表流出胷中喜淵明歸去之詞寫諸座  
右豈圖晚暮忽際休明雖遣巫咸而下招其如太史  
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閭謀好事抑榆已有移文於  
逋客故人規祝願無圖利於大夫迨茲將幕之移亟  
有祠庭之請蓋鶴髮久相安於半菽而鷓巢止願借  
於一枝今乃念衡泌之棲遲示朝廷之收拾谷鶩初  
出恍驚遷木之榮海鷺暫來深認卷簾之意非上相  
遠奮庸於廊廟則孤生必終老於山林茲蓋伏遇某  
官以帝者師為天下宰更聖化於膠柱不調之後還  
主柄於太阿倒持之餘進君子退小人每致嚴禾莠  
之辨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草茅之言遂使畸人忝  
陪髦士某受知至此圖報茫然雖資以事君粗識移  
忠之大義然不遑將母終希錫類之深仁

除王局觀謝二相

背師罪大自速臺評錫類恩深尚叨祠廩進退兩關  
於倫紀保全一出於陶鈞伏念某以常調之庸才際  
初元之景運招徠未久位置稍高由光範進身非借  
助金張之比及延和賜對有交懽平勃之言心迹甚  
明奏篇猶在然而後老師而偕出戀明主而獨留款

御批集 卷三十一  
相送於南陽之阡繫維不果當退老於西河之上馳  
驚未休舊府因而起殺公之謝故交訝其乏死友之  
誼按陳卿之事百數于夏之罪三衆破膽而怖風霜  
之威獨披襟以受春秋之責晨收華組夕駕短轅署  
眉山翁之舊銜返老萊子之初服行吟澤畔略無怨  
靈脩之詞回首渭濱終有懷大臣之意茲蓋伏遇某  
官忠存王室心契上穹事有大疑汝則謀及庶人卿  
士人之彥聖容之保我子孫黎民當鳳麟畢呈祥瑞  
之時如鳧鴈豈繫少多之數姑指圭撮俾奉旨甘某  
敢不稽首歸恩銘膺悔過珠履而陪上客無復觀東  
閣之奇黃冠而還故鄉猶願祝南箕之壽

除雲臺觀謝丞相

草茅觸諱凜若科條君相包荒賦之圭撮得非望及  
感與涕俱伏念某起佔畢之諸生陪欽翹之末至誦  
句百僚之上豈易逢哉為婦兩姑之間有難言者每  
欲潔身而去輒為造命所留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  
有米黻陸游之擬集賢堵墻之士莫不聳觀昭陽學  
舞之人居然相妬竟擠去國俄起典州舍朝市之喧  
啾就江湖之空曠豈謂甫磨新玷又坐宿愆屬火後  
之紛紜咎日前之狂瞽爾有猷告后徒懷野老之食

德林集 卷三  
芹臣不密失身頽昧先賢之焚草昔董相洩奏篇而  
幾死京房漏對語而抵辜繩以峻文戮猶輕典今乃  
端居故里守周爨之東岡賜號散人分陳搏之西華  
饑寒頓解危懼稍安向非元宰之陶鑄孰援孤生於  
壘粉茲蓋伏遇某官以周大老為漢宗臣隻手扶輒  
坤之頌確乎任重片語解雷霆之怒了不費辭遂使  
累臣尚叨冗秩然其身十年而三黜賜一日而九迴  
屢費保全自傷窮薄已分衡茅之下送老一生但於  
香火之間祝公千載

謝諸府

狂瞽妄言鄰於刀鋸鈞樞密啟祿以斗升非出懷求  
但知恐懼伏念某芳菲歲晏閑廢日長揚雄有宅一  
區本退安於窮巷貢禹賣田百畝始能詣於公車羈  
旅入朝空踈奉對陋矣建明之莞見溫乎往復之玉  
音使善開陳奚憂齟齬徒以親逢聖主恥為鬼谷子  
之揣摩不揆賤臣冀有高寢卽之感寤詎意奏篇之  
傳出遂為公議之追尤宜顯侈於市朝僅免歸於田  
里真卿食粥數月素拙治生曼倩奉粟一囊少寬饑  
死向匪廟堂之援已先溝壑之填茲蓋伏遇某官以  
大公服人心以至仁壽國脉興念寒鄉之素士嘗陪

德林集 卷三  
翹館之下賓責以行中慮言中倫迹若離於繩墨察  
其朝不坐燕不與氣未脫於草茅遂使孤危尚叨冗  
散然其身十年而三黜賜一日而九迴要領雖全面  
顏奚寄灰心駢邑無伯氏之一言稽首華山有封人  
之三祝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

祝釐西華久從隱者之遊易節南州忽忝使乎之選  
光生原隰恩出廟堂踰嶠以南去天尤遠先朝將指  
居多館學之名流近歲擢才稍用米鹽之能吏未覩  
研桑之新智先隳冰檠之素風向非遇儒相之登庸

何以拔書生而臨遣伏念某粗諳吏事亦畏官箴建  
上吏民猶記縮縣章之日江西父老皆知解郡印之  
時頃遭柱後之彈文追咎榻前之對語荷睿明之洞  
照幸要領之獲全三載退藏貧賤返緼袍之舊一朝  
拔拭姓名出夾袋之中深惟卯翼之恩難酬款以毫  
髮之勞自見既抵司存之始乃知責任之難顛客橫  
行增筭之符方急嶺民貴糴泛舟之後未休操切則  
夫人心謬悠則誤國事鴻私所被蚤負莫勝茲蓋伏  
遇某官德享天心功熙帝載內統百官而拱極外嚴  
十使之觀風謂昔者熙寧嘗處濂溪之老及後乎元



循井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祐必如子駿其人意其聞師說之緒餘或可希前脩  
之萬一某敢不疚心求瘼洗手奉公使臣遠有光華  
既誤蒙於推擇丞相毋拘文法所願效於驅馳

通唐經略

奄四封而賜履咸仰威稜踰五嶺以乘軺適依節制  
輒干六纛冒贄一牋恭惟某官識極精微氣涵剛大  
太阿出匣孰敢擬其鋒鏃老栢參天傍略無於枝幹  
靡繇援手自簡上心頃我豸角之初屢聽鳳鳴之舉  
言及乘輿事關廊廟安知疏入而跡危心存魏闕身  
在江湖不以名高而色喜甫建臺于江介俄開閩於

嶠南龍戶馬人競來衙謁蚌胎翠羽暫免搜求一時  
之饗吏革心千古之貪泉刷恥昔者廣平之入尋踐  
台司迨夫君嚴之歸亦登左轄佇觀新渙蔓掩舊聞  
某又矣荷鉏偶然易節居里每勤於存問起家亦自  
於吹噓屬茲滌籥之初竊有摠衣之喜譬蠅附驥雖  
莫企於騰驤若驂從輿庶粗知於向背

賀右丞相還朝

入覲宸旒進居鼎席舉咎繇於右甫平捐夏之憂歸  
周公于東遂究經邦之業縉紳相慶竹帛有光恭惟  
某官員命世之大才建丕天之偉績八陵一杯土之



憤至此少伸九世不戴天之讎曠然一洗及新胡之  
崛起殆舉國之莫當衆方顧影以偷生公獨奮身而  
敵愾執訊獻俘於百戰暴衣露蓋者累年建纛親行  
淮浦收十全之勝揚帆直上漢江無一點之渾雖大  
臣之誼曾靡告勞然明主之眷有不容釋密勿延英  
之對輝煌文德之麻昔高孝兩朝方修攘之並舉若  
呂張二相皆出入之迭更法此成規付之魁柄方將  
迓續景命挽回危機收泮渙已離之人材作懦衰不  
武之士氣蔡方既定式邁裴令之歸江左何憂尚有  
夷吾之在某繆叨刺部諭聽告廷矧嘗蒙華袞一字  
之褒豈能無濃墨大書之喜海涵春育聳聞東閣之  
開地老天荒自笑南轅之左

廣東漕謝二相

俾司歛散績效未聞就領轉輸事權加重極寒暖光  
華之選出元台啟擬之恩竊以聖門有取治賦之才  
俗吏烏知理財之羨我朝擢用必更西北之漕臣先  
正丁寧深歎東南之民力矧今極壞視昔倍難上欲  
圖寸效以裨公家下欲寬一分以蘓遐嶠自顧已陳  
之鳥狗豈能重試於木牛伏念某膠守舊聞愧無新  
智辱翹材之汲引銜使命以驅馳冰檠持身米鹽衡

後村集 卷三十一  
慮毀家以紓楚難景行有慚汎舟而救晉饑秋毫無  
助驟遷甚寵內省若驚蓋周子之舊遊與芮公之遺  
愛海山寂寞幾經冠蓋之往來田里窮空曾是輶車  
之循歷何以佐湟中之糴何以供江上之屯荷賢宰  
相之生成懼賤有司之敗缺茲蓋伏遇某官並收髦  
俊弘濟艱難謂百費繁興餽輓方資於主計意諸生  
苦節錙銖可補於大農終恐薄材上孤煩使某敢不  
恪共官守仰荅已知范公一筆之勾儻未捐于大造  
后山辨香之敬誓永畢於此生

後村集卷之三十一

後村集卷之三十一

啟

除崇禧觀謝丞相

烏臺數罪乞寢弓旌黃閭憐才俾依香火辱知至此  
負愧何言伏念某曩在端平濫陪英雋遷樞庭之未  
屬逢翹館之並開雖五尺童皆知旦奭之不悅無三  
寸舌能令平勃之交懼昂味失和彈文歸咎然亦屢  
經赦宥頻奉使令起廢刺袁驅逐靡溫於坐席引嫌  
使粵淹留其落於節旄屬魁柄之有歸察孤根之無  
援當朝廷譽馳驛趣行帝遣平陽歸兮入脩門此衆

排子厚擠之又下石馬退慚不肖之軀上累三公之  
舉言言擢髮字字切身蠱篆留心固已浮華而少實  
鶴書動色未能寵辱之不驚獨當國休休其有容顧  
在廷斷斷而不可坐隔蓬萊之雲氣卧游句曲之洞  
天歷觀古人尤重倫紀東西惟命既難叱馭以驅馳  
左右服勤尚可垂魚而定省非元宰曲為之全護則  
累臣豈獲於便安茲蓋伏遇某官有扶顛之勲勞有  
包荒之德度三吐三握共知好士之盛心一是一非  
悉付無情之公議猶賦三鍾之粟俾娛九裘之親以  
示大臣之育材以明孝子之錫類某心非土木質委

甄陶黃紙除書已榮途之絕念白衣効命儻末路之  
見收

謝三府

鋒車亟寢已行白簡之言勅墨猶鮮更賜黃冠之號  
保全恩大循省愧深伏念某向者備數尾僚受知首  
相及次輔登庸之後乃群情向背之時去事霍將軍  
競趨新貴不負楊臨賀竊慕昔賢身居秦逐客之先  
名在漢黨人之列中雖起廢俄又速辜深揆隱微蓋  
用誅心之法追尤狂瞽欲加拔舌之刑幾年太史之  
滯南萬里陸生之使粵羈留瘴土夢斷釣天遠巫陽

而下招上非終棄畏宗元之復進衆不見容當溥祐  
之新元負端平之舊譴放還田里免詣闕庭嘗歷考  
於古今鮮並全於忠孝國方多難不能効命以執爨  
堂有高年尚許服勤於扇枕非諸老素存於長厚則  
孤生豈得以便安茲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  
而揚善飭吐哺沐握髮本出盛心進加膝退墜淵大  
非初意猶賦侏儒之奉俾娛耄老之親上以昭聖主  
之至仁下以見大臣之樂育某銘膺自詘碎首莫酬  
誦緇衣之章公寧有厭磨白圭之玷僕敢不勤

謝史端明

驛書趣召甫遠速使之歸臺簡急攻猶賜散人之號  
包荒德大撻市愧深伏念某向者忝末屬於西樞逢  
並開於東閣深惟杜甫素受韋左丞之知竊慕任安  
不舍衛將軍而去竟收朝蹟繼奪郡符暴揚心事之  
隱微持撻奏篇之狂瞽哭厲王而輟食上心本厚於  
所親趣茅焦而就烹聖世况無於是事果蒙投拭復  
備使令身久留椎髻之區名不在譽髦之列徵宗元  
至闕始憐文斥而稍收放浩然歸山終坐不才而見  
棄辱門牆之教誨累廊廟之招徠退而省循無所尤  
然昔賀老黃冠而還里世以為高萊子斑衣而娛親

傳稱其孝豈敢懷賢於前代庶幾補過於暮齡茲蓋  
伏遇某官歷事四朝獨殿諸老君子育英才之樂將  
共享於功名仁人先天下而憂初何心於富貴於衰  
繡問安之際有綈袍念舊之言遂使孤危亦安閑散  
某灰心進取稽首熏修此日槐陰莫尾朝班而詣府  
異時林下儻容樵服之拜庭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用士之招方懷危懼退人以禮猶竊便安大為知己  
之羞永負終身之媿伏念某素無科第稍涉藝文昔  
尚髫垂諸老誦高軒之過今將耳順夫人知古錦之

殘蓋嘗內陪公府掾之英游外叨部刺史之華遣婚  
嫁幸而粗畢耕釣足以自娛于何躁圖又起妄念白  
鷗沒萬里誰信已忘之機金雞赦九州常抱不原之  
罪而况瘴鄉馳驛元會起家經玉尺之裁量出金口  
之啟擬漢省中之語遠不及知唐觀裏之詩近無所  
作三緘防口殆若喑者五采設色其如瞽何豈料深  
藏遂煩重劾曩嘗持券求柳子厚所居之官茲又披  
襟當王介甫力辭之職十手之所共指百喙奚以自  
文上則傷大臣樂育之心下則辱先人養方之訓雖  
云擢髮尚爾全軀茲蓋伏遇某官望重於山心平如

稱謂富公晚輔慶曆莫明守道之誣迨越王初相隆  
興幾坐放翁之累不以憐才之故廢夫執法之公大  
費保全曲為未減某敢不噬臍懲艾稽首皈依瞻彼  
天淵各遂鳶魚之飛躍譬之江海豈為鳧鴈而少多  
歆報釣陶第勤香火

謝史端明

東閣開延力排謗議南床迎擊復寢除書罪宜抵於  
春鉗思許依於香火伏念某粵從羈北酷嗜雕蟲諸  
老憐才多云孺子之可教中年聞道始悟壯夫之不  
為固嘗指天日以懺非每歆挽江河而滌穢又况心

膽碎於機穽精力竭於米鹽望之猶木雞然安能吐  
綬棄之如腐鼠耳奚足發機猥蒙當軸之殊知實本  
過庭之素論念馮唐之已老命巫咸而下招白簡未  
乾緇衣改造宰相進一卽吏蓋亦甚微國人與諸大  
夫以為未可謂騰口泄禁嚴之語且披襟居清望之  
官設如嘖言殆有狂疾未嘗迴首憶玄都觀裏之花  
矧復交談及溫室省中之木殃由天降禍匪已求下  
則貽父兄師友之羞上幾為廟堂門館之累迄從寬  
典厥有裏言茲蓋伏遇某官士者宗師國之壽儁大  
老歸周之後聞風皆興仲尼反魯之餘講學未厭似



後村集 卷三十一  
記摠衣之舊屢罹貝錦之誣察其因薄技而雪衆憎  
憐其以虛名而博實惠遂捐圭撮俾奉旨甘某敢不  
掃迹塵間冥心事外狎白鷗而同社有如此盟御青  
牛而出關請俟他日

謝諸府

除目驟加噴言踵至甫還羶而起廢復銷印以投閑  
予奪無私省循有覲伏念某用心甚苦賦命不猶蚤  
工雕蟲之文俄而悔矣晚抱屠龍之伎無所用之端  
平排去而不容溥祐喚歸而中止初無顯過謂有躁  
圖六百石祿六十老翁久懷知足之念一兩赤金一

日制詰安得喪心之言片辭造膝之薦揚百喙吠聲  
而驅逐轍環嶺海跡掃山林蚌無照夜之光庶剖胎  
之可免難有為牲之惠寧斷尾以自全已休身世於  
把茆尚掛姓名於夾袋省中語泄輦下謗喧奪粉署  
之新銜返黃冠之初服灰寒木槁豈復有於親寬刀  
割香塗漸不分於苦樂仰荷廟堂之寬大尚容閭里  
之浮沉茲蓋伏遇某官有獎王室之心有育英才之  
樂屬元會弓旌之聘念平生車笠之交去國有年稍  
序進尚書郎之秩在廷無援多不可光祿勲之人欲  
息衆謹姑令遠引某敢不杜門省事銘座訟芥二十



八宿笑人幸免辱朝廷之選三十六天訪道頑偏為  
福地之遊

賀范左相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大權  
有臣同德同心爰超居於端揆識者相慶翕然同詞  
於惟華宗厥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  
民在建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  
合之際難孰如我公自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  
朝地闢而天開國其庶幾政將為往恭惟某官稟元  
化之精粹蹈聖人之中庸貴處廟堂矍如山澤其秉

心誠實故君子咸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  
諸公欲手版下新亭之拜時惟元老獨舉扇輟武昌  
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  
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斯猷惟君陳之告我朕夢  
朕卜以汝說而賚予必能容折檻之人必不罪舉幡  
之士必開密網必革副封必斥絕弘羊張湯必追還  
陽城陸贄魯安得削隱然儒無敵之功吳未可圖良  
以彼有人之故綿基圖於箕翼紀勛績於旂常某流  
落十年侵尋六表福建子是惡既不可以逃鄉江西  
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汲已分為農而沒世忽逢知己

之秉鈞敢云茅拔而彙征不覺籟鳴而機動希文得  
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噐之之通問

賀杜右相

渙蕝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  
汝為其代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廉陞益尊在昔昭陵  
有臣初國內則寢斜封之請謁外則為清議之主盟  
學館頌歌與希文而對東宮闈嚴憚云杜某之郤還  
流傳千萬世號為端人寂寥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  
元台之拜凜然大節之同恭惟某官稟河嶽之英有  
莘渭之望克塞天地不屈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孰

知曾子之大勇嘗叱義府於仗下亦責平津於上前  
自公辭高位而潔身舉世順下風而俯首秦無客子  
居然擅國事於關中晉有偉人何至移朝權於姑孰  
屬宸宸收太阿之柄而昕朝虛岩石之瞻輟玉食而  
深思覆金甌而未決昭告昊天上帝厥有休符謀及  
卿士庶民咸無異論付以機衡之重趣其衮繡之歸  
夫既為善類所宗又將受公謙之責必也法先賢如  
秤之喻念前輩平舟之言起巖穴遺材退刀筆小吏  
弛筦權以紓民力寬尺度以收士心澶淵采石之戰  
功指期可俟梁谿紫巖之相業視昔有光某去國十

年脫身萬里蓋嘗使粵煩六夫之一勺不幸產閩遭  
半山之三字敢意平生知己一旦奮庸豈云附翼而  
攀鱗庶可揚眉而吐氣作夢得問釣之賦文筆久衰  
誦如晦猶天之言暮齡有托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

起賢濱海領使祥源圖任舊人拜召公而為保若稽  
古道命倚相以讀書麻卷初傳縉紳相賀歷攷帝王  
之世尤隆師傅之恩商宗之於甘盤曰台舊學漢祖  
之於嚴子云朕故人或遊荒野而見思或釣桐江而  
彊起所以示後世人主進修之法所以倡學士大夫

名節之風久矣寂寥偉哉遇合恭惟某官有尹躬之  
一德集孔氏之大成嘉定初潛實賴綺園之力端平  
摠攬首當莘渭之求一變有涑水之風獨立少汲公  
之黨容身無地知我者天上印而還中書角巾而即  
東路曲江感秋扇之喻遠避隼猜魏公喜畫錦之歸  
冷看蝶鬧屬者朝更政化辟作福威區別忠邪碩瞻  
表著群公環列類非昔者之親臣一老獨存方且巋  
然於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重慰仄席之思謂莫  
繁乎一日萬機之勞莫要乎三墳五典之道嘉與鴻  
碩相親燕間弼予一人遂冠班於孤棘益者三友時

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太史奏客星之  
近帝座寵光鮮儷邁史梁西揆之榮典故具存踵申  
潞二公之拜某久孤拔擢積困謗傷人或謂之非辜  
自不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富公巧詆舜欽  
本欲傾於初國不敢發塗窮之歎庶幾有天定之時  
父踈翹館之起居忽聽大庭之播告僕方養母詎宜  
起隱於終南公素憐才儻許逃歸於陽翟

江東憲謝鄭少保

故里逃讒猶賜散人之號公朝起廢復乘使者之車  
被黃紙之新榮出緇衣之初意伏念某拙於諧俗病

在信書作太玄如鼠坻徒然苦思奏于虛由狗監非  
所樂聞未嘗掉鞅而先時輩之鞭豈願立的以來天  
下之射項值真儒之當國獲陪髦士以在廷朝猶誦  
杜甫於百僚夕有墜宗元于千仞虞人之旌每至輒  
有物以尼之烏獲之綆莫施判此生之休矣不圖暮  
景重際明時周大老盍亦歸乎魯諸生無未行者雖  
已荷鋤而在畝例叨出節以起家群譟衆罵之身不  
無懲創再衰三竭之氣未易激昂雖勉奉直指而行  
深恐為翹材之累恭惟某官有安陽叟之大有涑水  
翁之誠上若留公詎容舍之而歸士或負已終無厭

士之意興懷舊掾父伏空山昔位置入宮未免召蠶  
眉之妬今驅馳于隰第令服馬走之勞特假皇華以  
安孤蹟其敢不恫瘝求瘼平恕讖疑遇事風生非復  
少年之材健養親日短終祈造命之哀憐

謝丞相

置之閑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啟擬  
衆咸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游  
忝弓旌輒投呂獲怡然膝下戲披菜子之綵衣久矣  
夢中奪去江生之色筆力耕以給公上閑閑而絕交  
游世皆云東野詩寒誤身至此客或謂君房語妙挫

手止之有一丘可以老焉雖萬戶不與易也敢謂朝  
報登庸之麻制夕盼技拭之除書見車馬以驚猜着  
衣裳而顛倒歎今聖君賢相亦既拔茅而彙征自昔  
志士仁人豈若繫匏而不食頓忘駑劣遂許驅馳然  
奏讞繁而耳目不能周封圻廣而足跡多未至田里  
有呻吟顛賴之態邑少忠厚豈弟之風每隱於心為  
之顰眉欲繩以法多所掣肘固知當國擇子駿而遣  
行終恐不才煩希文之勾去茲蓋伏遇某官有伊訓  
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手玉尺而量材躬衮衣  
而下士已起歸周之大老尚招在魯之諸生念其昔

行林集 卷三十一  
三  
忝班行與夔龍之武接祭其粗經原隰意農馬之智  
專特畀皇華以榮晚節某敢不感公朝之起廢體列  
聖之好生刺史奉問俗之六條碩激揚之安出家宰  
操詔王之八柄儻黜免之小寬

謝給舍侍從

祝釐林下將挂其神武之衣冠問俗江干忽送以皇  
華之禮樂向匪借味言於兩禁豈能挈墜跡於九淵  
伏念某少已崎嶇晚尤齟齬嘉定箋螫龍之舊話萬  
死一生端平倡市虎之虛傳十年三黜頃言歸於嶺  
表已自誓於墓前營菟裘之地以老身耕綿上之田

以養母敢謂腐陳之迹又逢新美之時揭端門之雞  
竿出澤國之龍節兒童夸詡但知榮持斧之行朋友  
祝規或責備埋輪之舉然以負薪沉痾之久加之傷  
弓懲創之餘神明既昏精銳銷煥時有相攻之雀鼠  
何恠事繁豈無當問之豺狼所慙力腐深恐速曠官  
之咎抑以為知己之羞恭惟某官仁義陳於王前風  
采聞于天下謂南有杞北有李固已得賢而立基然  
細為楠大為宗尚且聚材而建厦聲氣之所求庶議  
論之所吹噓言念孤生早參諸老昔接武於鷓鷯行  
之末每致嘖言今服勞牛馬走之間尚堪麤使終然



閭劣奚以將明其敢不懷起廢之殊知體好生之大  
德自憐老子讀司空城旦之書深愧近臣誦雲夢上  
林之賦

謝臺諫

製茅君之羽服分老空山被漢使之繡衣俾行劇部  
衆羨晚涂之榮寵誰知要地之生盟伏念某容貌子  
雲之取輕骨體虞翻之少媚名如畫餅曾不療於饑  
腸身若射侯有無窮之飛矢自初元之歸節辱頻歲  
之予環朝聞四輩之趣周夕報一人之毀布懶如叔  
夜形骸漸已不堪老去仲舒筆硯非其所樂不圖暮

景又值明時解禁錮而起家駕軺車而入境目擊瀕  
江之凋瘵耳聞比屋之歎愁囹圄尚有滅耳荷校之  
囚郡邑未聞望風解印之吏共惟法筵舉揚之義蓋  
龍象之共觀幸忝外臺督察之司豈狐狸之足問方  
且恃霜稜而無恐不然凜冰蹟之易危茲蓋恭遇某  
官夷清惠和蕭剛汲直上更大化惟一二臣予同公  
奮孤忠雖千萬人吾往既掃去冰山之黨首徵還鐵  
壁之賢興念陳人早陪髦士昔諸老更相稱譽幾若  
比周今殘年落盡皮毛僅存真實曲加扶掖仍備使  
令其敢不思復玷之難體訓刑之旨高原下隰方將



訪疾苦於民間廣廈細旃焉敢望吹噓於天上

賀謝司諫

龍墀渙號騎省升賢司諫七品官未足為范君之賀  
法筵第一義皆聳聽榮陽之言當寧虛襟在廷舉芻  
竊以君子之論常見微而知著天下之理有必至而  
固然與其蕩沃於已焦爛之餘孰若芟夷於未濕蔓  
之始既寢了翁之諫疏孰敢嬰老蔡之鋒使行獻可  
之彈曼世豈受塗陵之禍瞻言前哲復見今公恭惟  
某官稟岷峨之精英傳關洛之本統頃居言責尤著  
直聲屬時督閩外之臣竊慕下石頭之舉向微安石

皆倒持手板之人賴有陽城倡裂壞白麻之語雖忤  
觸貴權之怒矣然保全名節而去之及此更張幡然  
號召於惟列聖每親除耳目之官厥後柄臣始私用  
腹心之客雲漢之章朝擢風霜之語夕傳昔未嘗望  
車拜金谷之塵今果能露布破銅山之賊然而質肅  
論燈籠錦或譏後遂無聞道鄉諫瑤華宮友云事不  
止此寧一發之為快當百鍊而愈剛公卿幸得遭時  
其可孤於明主諫官如此言事寧不賀於太平遂自  
大坡進持魁柄某素無實用浪得虛聲陶寫性情時  
宰疑麥葵之謗將明倫紀臺端有粟布之彈粵從尹

氏之秉均莫曉累臣之得辜不圖衰朽復備使令良  
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士失職之久尚能奮發賡  
徂徠聖德之詩無復狂愚作韓子諫臣之論

賀劉察院

渙號楓宸升賢柏府昔饑烏久噤虛峩獬豸之冠今  
鳴鳳一聞盡革蠲塘之響福流宗祐喜動縉紳竊以  
人臣不可受恩於私門君子必蚤有譽於天下永叔  
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忤章雷州方為博士寧遠  
作夷陵之役不肯登紹聖之舟故一朝擢拜於爭臣  
而萬代仰瞻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某官

充直剛大之浩然兼知仁勇之三者頃陪英俊進列  
師儒委質為臣疇昔非冰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終為  
鐵壁之人處之外服而甚安餌以美官而不顧自執  
事為冥鴻之舉而諸賢効仗馬之瘖聖斷赫然既親  
攬太阿之柄公言驗矣悔不行曲突之謀遂除緊官  
俾寬前論眾競遭時而建策獨思拔本以塞源况龍  
象之共觀何狐狸之足問去惡如去草勢惟恐其蔓  
延擒賊先擒王功有如於權陷翕然伏第一義之奇  
偉繼此有數百篇之開陳舊史謂諫如丹青是必本  
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久遠之功名不惟

霜簡之凝行見辰敵之告某羈孤一介閑廢半生方  
寶紹間竒禍胚胎於詩案在端嘉際深文倚擬其奏  
篇及一相之顛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衰暮復忝驅  
馳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畯夫職之久忝子駿  
福星之選愧無補於明時賡徂徠聖德之詩或可陳  
於薄技

賀江察院

出綸中禁執簡內臺昔虎豹守九關無恠盈廷之嘿  
今鳳凰翔千仞聳聞瑞世之鳴廉陛益尊縉紳相慶  
恭惟國家傳十四聖親擢臺諫多第一流慶曆之去

夏公首登歐蔡建中之變子厚亦用鄒陳當時誦其  
言語為著龜後世仰其名節如山嶽繼先賢而挺出  
捨執事其誰歸恭惟某官擅九牧之名為諸儒之倡  
出新義於繫辭十翼之外研極幾深追古文於先秦  
二漢之間艾夷陳腐頃在端嘉之際早陪賢雋之游  
使其雅意於本朝久矣先居於此座幾年留落不肯  
登紹聖之舟同志凋零獨屹立南都之壁屬者朝更  
大化上記孤忠甫對龍顏徑峨豸角謂金陵雖去柰  
其徒之護法實繁况老蔡尚存恐所仆之黨碑復立  
觀奏篇予奪抑揚之際繫世道理亂安危之分必不

容八元四凶之同朝必不與六卿三家而共國必真有昔人存趙之策必深思前輩祚宋之言奉白簡以聞即提綱於三院宣黃麻而拜行絕席於百僚焜燿一時芬芳千載某曩接夔龍之武頗蒙管鮑之知契濶十暮顛連百謫豈料窮涂之不死獲觀賢路之復亨訪疑之於康廬山中悵莫從於名勝賀陽城於延英門下曾不若於武人第如冰蹟之危幸托霜稜之峻固知范老不嫌守道之狂言孰謂鄒公猶待承君之開說

賀鄭少傳

細旃徹卷孤棘冠班知我惟春秋既暢尊王之旨弼予亮天地遂登亞傳之崇簡冊有光縉紳相慶惟綱常之大羨具筆削之一經日子曰人辨內夏外夷之分書叛書盜誅亂臣賊子之心迨本朝之名儒掃諸家之詖論然而孫明復所著莫小試於慶曆胡文定之說不盡行於紹興孰如舊學之宗工躬闡素王之本指爰切劇於后德亦扶植於國經恭惟某官以伊呂王佐之才抗喬松物表之志江湖遠引共高巖子之羊裘廊廟重來依舊孔明之魚水首延登於保輔俾入侍於燕間密勿龍光敷陳麟史以天理之二字

敬聖經於一言將使夫竊寶玉大弓之徒皆凜然畏  
斧鉞萃衮之筆莫如我敬王者已畢遺編茲予其明  
農哉欲尋初志乃陟司徒之極品乃荒句踐之昔封  
方留公且以經邦未許甘盤之遯野傳以德羨老成  
尤重於典刑緝于光明終始有資於數學重提化筆  
峻拜師垣某側聆制麻幾折屐齒子無曲學素鄙平  
津之從諛帝順下風長即廣成而問道

除將作監直萃文閣謝丞相

郡紱使萃十年迭試朝班閣職一旦驟遷絲毫無蹊  
徑之扳緣頂踵出廟堂之啟擬伏念其虛名作崇實

踐有慚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恍緒言之猶記交  
懽丞相平太尉勃之際非啗舌之所能粵從公府椽  
之免歸長為田舍翁而無憾然猶左符西沂單傳南  
馳上察孤忠每欲赦虞翻之罪朝無死友居多讒韓  
愈之人一招一麾屢起屢仆屬元台之提筆由散地  
而駕輶發撻技窮終匪當道埋輪之手平安信遠不  
勝高堂扇枕之情叩闈陳宜去之言席藁拜弗俞之  
詔乃若陞萃班序寓直圖書曩梯登九天之難今帆  
借一風之便謂孟博頃嘗出使慨然登車念楊雄久  
不徙官老於執戟詎敢望此日翹閣開東之禮庶幾



御林集 卷之三十一  
為異時墓道征西之題向非吾相之猶天誰與甌生  
而為地茲蓋伏遇某官衛武公之抑魯儀休之廉陛  
下諒其至公血誠海內目為鉅人長德上道揆下法  
守國之所賴以永存恩已出怨誰歸士或不知其密  
啟遂令枯朽亦玷光華然某將母不遑容身無所暴  
子蒙繡衣之遣豈不貪榮賀監以黃冠而歸終期得請

謝臺諫給舍侍從

厚享薄功何裨臬事清賢兼職加重使華端繇要地  
之吹揚遂動明時之記憶伏念某南州晚輩乾道故  
家頃濫綴於英髦俄斤歸於民伍季布自謂有一譽

一毀之人韓愈亦云無相先相死之友觚稜寢遠麾  
節迭更中叨虞人之招輒挂逐客之議屬逢改紀復  
起乘輶豫章之西彭蠡之東之振揚之風采廣廈之  
下細旃之上辱比數其姓名每誦言以雪孝章之誣  
乃絕口不洩古靈之藁蓋屢薦而後入非一嗟之能  
生既書新銜頓改舊觀元都君子解向來種莖之嘲  
洛社耆英容老去戴花之舞萃此殊尤之寵萃其留  
落之餘茲蓋伏遇某官學問本乎周程氣節邁乎歐  
蔡身美名君顯號多雍容感寤之言世歆殺吾憐才  
有愛惜栽培之意念滯迹駸駸其垂暮俾枯荻濯濯



以回春然其慈母九齡故山千里繡衣而使渤海素  
無暴公子之風黃冠而乞鏡湖竊慕賀季真之舉

賀鄭少師

登冠貳公褒崇元老孤檀首蠹恨無官之可酬甲第  
殊庭歆有謀焉則就帝學賴緝熙之益身章煥佩服  
之珍載藉罕聞縉紳相慶竊稽列聖待勛舊之典非  
無上公領使弼之榮然潞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  
鉄鐵嚴位尊嚴儀亦惟儀樂之麾幢乃如致身為  
帝王之師賜履於父母之國度越先朝之故實眷留  
昭代之耆英則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

官道隆而德駿業廣而功密粵從挾龍而飛天忠勞  
鮮儷不待審象而求野望實已孚勸相端平挽回元  
祐至今廟堂經濟之老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年美  
衣錦之歸一旦就安車之聘爾則告后方歆咨君陳  
之猷予其明農未可遂周公之志乃超三少之秩乃  
擁元戎之旄腰方玉以垂紳卜新圖而考室問祈招  
於子革靡所不知設醴酒於穆生久而愈敬雖熙寧  
遇師臣之厚阜陵眷舊學之深以昔準今有隆無殺  
錫公千歲重賡純嘏之詩以王萬年光輔太平之業  
某屬馳軺傳贊聽制麻方千贄之滿前頌一箋之獨

後老文學為歌頌愧非僕之所堪辭將相作神仙願於公而有獻

賀游丞相

播告辨朝廷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大人為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胥會今昔罕逢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歎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世崇挾術以揀時彼哉雜霸之淺圖急於自售責以蔽王之失節非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素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峨

沂大原於關洛窮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開邪積回天之力量每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旃廈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有登庸之意決於辭宥密之時裕陵敬光謂它人雖推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莫知其名揚于廷而宣麻立乎朝者舉笏蓋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群公而當軸者公之謙茲天命人心去留之本源亦君德世道轉移之機括本氣實則客邪去初著誤則末勢分艱哉列聖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復存賴王謝之兩賢洎建炎

後村集 卷三十一  
初再造亦趙張之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固將享  
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田間之負耒期閤  
下之秉釣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庶  
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旨甘情  
切但思陽翟之逃歸